

一九七八年济南市职工工业余文艺会演

曲艺作品选集

济南工人文化宫编



目 录

- 1 山东琴书：心 事.....门振才(1)
- 2 山东快书：车床的控诉.....刘家强(7)
- 3 河南坠子：后勤兵.....申立双(12)
- 4 快 板 书：老刘和老婆.....于振江(16)
于 涛
- 5 西河大鼓：一块肥皂.....李兴时(23)
- 6 山东快书：找对象.....李伯义(28)
- 7 山东琴书：让 路.....济南服务公司(35)
业余文艺宣传队
- 8 天津快板：永开红旗车.....济南钢铁厂(42)
宣 传 队
- 9 相 声：轉 变.....徐建华(50)
罗 敏
- 10 群口相声：满园春色.....阎学曾(58)
- 11 相 声：在飞驰的列车上.....张存珠(68)

心 事

《山东琴书》

门 报 才

說了位大娘本姓张，
最近为儿子的婚事犯愁肠，
小志刚二十八还没对上象，
只急的大娘象火上房。

(白) “我說志刚!” “娘，啥事?”

“你下班又写又是算，
抱着书本就不放，
就是不把对象找，
莫非你想千佛山上当和尚?!”

“娘，你老只要同意去，
我马上剃个秃光光，
千佛山上更清静，
那可是学习的好地方。”

大娘听罢生了气，
“你不要顺着葫芦打嚙嗑，
如果再不找对象，
今后别再喊我娘。”

志刚說：“娘，自从粉碎‘四人帮’，
各行各业大变样，
五届人大召开后，
同志们个个干劲强，

俺青年人，要做革命的小闯将，
要为‘四化’献力量。

俺学技术为的是大干快上，
为的是让咱们国家早富强。

娘啊娘，你想一想，
你该不该拦我小志刚？”

一番话说得大娘为了难，
楞了半天才开腔，

(白)“志刚……要不然……要不

一三五你学技术，

二四六你找对象，

这样两头不耽误，

家务活，全都包在娘身上。

“缸里没水，”“我替你打，”

“换下的衣服，”“我替你浆，”

“做好的饭菜，”“我替你吃……，

啊，我打死你这个小混帐。”

这一天，志刚下班回家转，

领来一个大姑娘。

年纪有二十五、六岁，

上身穿件花衣裳。

个头不高也不矮，

身体不瘦也不胖，

眼睛不大也不小，

小辫不短也不长，

别提长的多顺当。

张大娘越看越爱看，

拽着姑娘啦家常，

“姑娘，” “啊，” “你叫啥？”

“我的名子叫赵桂香。”

“你在哪里干工作？”

“我跟志刚一个厂。”

“家里二老可都好？”

“爹娘身体很健康。”

“桂香你今年有多大？”

“二十六岁属小羊。”

(白) “哎哟……正好，

姑娘大了……姑娘大了要成家呀……”

“我现在没有时间把它想，

华主席号召青年学技术，

把祖国建设的更富强，

我跟志刚商定好，

互相学习互相帮，

决心刻苦学技术，

为落实新时期总任务大干一场。”

大娘想：我原想这是志刚对的象，

没想到，她是来给我帮倒忙。

从此后，桂香天天晚上来把志刚找，

两个人学习很紧张。

大娘想：他们俩经常在一起，

我就不信，他们不提婚事这一桩。

有心去把儿子问，

又怕志刚不肯讲。

哎，我不如偷偷去听一听，

给他们来个冷不防。

想到这，悄悄来到志刚窗下，

只听见两人正在把话讲。

(白)“志刚，”“啊，”

“咱那事你跟大娘讲没讲？”

“讲不讲的都一样，

那木料是为我结婚准备的，

咱用了，俺娘知道也无妨。”

大娘听罢心暗想：

“这真是孩子大了不由娘，

他们已商量打家具，

我又差点上了当。”

桂香说：“咱计划一年怎么样？”

(白)“一年？！

我看有点太紧张。”

大娘一听着了急：

“傻孩子，不赶快结婚可容易黄。”

这时候，志刚出门去打水，

大娘想，我不如趁机问桂香，

需要什么早准备，

再叫她**劝劝**小志刚。

(白)“桂香，”“大娘，啥事？”

张大娘未曾说话面带笑，

叫一声“桂香，我那好姑娘。

你俩的谈话我全听到，
高兴的我心里没话讲。
那木料你俩随便用，
想打啥样打啥样。”

(白) “那可太好了。”

“我还有个意见。”

(白) “啥意见？”

“我觉得计划一年有点长。”

“再短了我们有困难。”

“有啥困难我帮忙。”

“这事你可帮不了。”

(白) “嗨！瞧你说的，
办这事我比你在行。”

桂香听罢心暗想，

“她说话怎么颠三倒四不对策？
大娘，你说这事该咋办？”

“依我说，明天办家俱和衣裳，
后天你俩去登记，
大后天结婚典礼入洞房。”

一句话说的姑娘红了脸。

志刚在门外开了腔：

“娘，你老这是说的啥？”

(白) “没说啥，

我就嫌计划一年有点长。”

“嗨！俺计划的不是那个事。”

“这孩子又来糊弄娘。”

不是那是啥事？”

“俺计划革新改机床。”

“改机床为啥用木料？”

“先造个模型，看设计恰当不恰当。”

张大娘一听可全不对了，

只觉得自己办事太荒唐。

(白)“桂……桂香，我……我……

我还以为你俩谈的是那个事，

没想到硬把鞋底当了鞋帮，

你大娘越老越糊涂，

你可不要放心上，

你们俩一心把革新搞，

大娘我也不能把落后分子当。

有啥困难只管讲，

大娘我一定来帮忙。

你们为革命多贡献，

大娘我脸上也荣光。”

这就是青年人学习技术一个段，

下一回再唱志刚桂香分喜糖。

车 床 的 控 诉

《山东快书》

刘 家 强

前几年“四人帮”篡党夺权最猖獗，
弄得俺们厂誰也不敢去干活。

有一天我把夜班上，

嘿！几个人一围就打扑克。

(白)两个Q，三个尖儿！四个K！要不要？

不要？走了！哈哈……

我扑克打得正带劲儿，

忽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

“柱子！

你为什么上班不干活，

光在那里打扑克？”

这声音全是外国味，

我不由得心里一哆嗦。

急急忙忙回头看——

原来说话的是台进口车。

我忙說：“你还是老老实实睡觉吧，

别没事找事胡囉嗦！”

没想到它一听这些更冒火啦，

大喊一声：“我睡不着！”

“我本是外国生来外国长，

跋山涉水到了中国。

实指望定居你厂干点活，
没想到受尽了虐待和折磨。
我是高高兴兴进的厂，
窝窝囊囊落的脚。
工人们对我不是不欢迎，
可就是敢怒不敢說。
特别是那几条大标语，
害得我一觉睡了两年多。
說什么让我来就是丢了自力更生传家宝，
让我来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
他们别有用心打棍子，
满天的帽子往下落。
害得我一直抬不起头，
躲在这里站墙角。
刚来时我年轻力壮多精神！
现如今弄得我缺腿少胳膊。
两个耳朵少一个，
鼻子就在地上搁，
脑袋里的齿轮都生了锈啦，
手指头砸得全是小窝窝儿。
这一些我一点不怪同志们，
恨只恨上面那几个坏家伙！
他们的名字我知道，
可现在还不能对你說。
我說柱子，
你上班有空打扑克，

能不能给我治治我这残胳膊？”

“啊！”当时我一听这句话，
胳膊肘子把它戳：

(白)“少说话！少说话！

弄不好大帽子又得往我头上搁。

外国车一听叹口气：

“真倒霉！誰叫我是个外国货哩！”

“老兄，”这时候又一台车床说了话，
我一看，原来是我开的那台16车，
16說：“我虽然是台中国货，
可命运也跟你差不多。

我自从出生到这何，

六年多才干了两年活。

(白)还净是私活咧！

饭也吃不饱，

油水也不多。

他们光知道干活不保养，

你看看，我满咀牙齿都硌落啦！

我今年刚刚六岁半，

可看模样已经老了大半截了。

柱子光知道打扑克，

他拿我根本不当么。

干点活弄得我浑身是铁末，

灰头灰脸丑死我。

没办法我只得歇病假(啦)，

老兄，你說我窝火不窝火！”

我一听这话来了气，

冲着16把话说：

“我干多了有什么好？

那是唯生产力论可要不得。”

(白)“你听这流毒！”

两台车耷拉下脑袋不说话啦，

转眼间这事过去了两年多。

七六年，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挖出了王、张、江、姚四个坏家伙。

俺们厂展开了革命大批判，

各方面的工作都很红火。

在厂党委的领导下，

我们修好了那台进口车。

有一个礼拜我休班，

我又跑到车间去干活。

我上好活，

找好了正，

又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

“柱子！你不好好歇班来干么？”

同志们要问谁叫我？

又是那台外国车。

“老伙计，这次我可不是来车间打扑克，

我要争分夺秒多干活。”

“你不怕再给你扣帽子？”

“怕什么！

我还要把过去的损失往回夺。

我们青年人坚决紧跟华主席，
决不辜负党的期望和委托。”

“对！咱们的心情都一样，
我也要把睡掉的时间往回夺。

说什么进口设备是洋奴，
这一些全都扫进了垃圾窝。

现如今外国兄弟都开始来了，
滚、铣、车、镗全包括。

还有那成套的大设备，
一满家子来中国。

这里边有我的兄弟和姐妹，
还有那表姐表妹和表哥。

要不是我工作太忙难脱身，
我还要亲自到车站码头去迎接。

C616兄弟你说对不对？”

“对！这真是大好形势满中国。
我现在也彻底翻了身啦，

一天到晚闲不着。

小伙子，你要多做贡献我支持，
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

（白）“不！还是交给我！”

“交给我！”

两台车越争越带劲，

动人的话语感动了我。

我记下了他们的肺腑话，
编了个小段把快书说。

后 勤 兵

(河南坠子)

济南市百货公司宣传队
集体创作 申立双执笔

时代的列车朝前开，
商业战士情满怀。
好人好事唱不尽，
我唱一段营业员金凤站柜台。
說的是咱们的二七门市部，
就在那二七新村靠路边儿。
这时候商店里面正上班儿，
你看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买鞋买袜、买针买线儿、
买勺买碗、买盆买罐儿一片繁忙好气魄。
营业员金凤正把货物卖，
忽然间见一位顾客走进来。
这顾客看了柜台又看货架，
走出去又急忙轉回来，
他出出进进好几趟，
想說話可又没有把口开。
金凤想：“这顾客一定是要买急需品，
我必须主动向前问明白。”

(白)“同志，你想买啥？”“我……”

“噢！同志，
是不是我们服务不周到？”

要有意见请您给俺提出来。”

(白) “不，” “那，你有什么事？”

“同志，

只因为我家老人年纪大，

我想买个桶，让孩子们一早一晚把水抬！”

金凤說：“这种商品卖得快，

进货的同志还没回来。

同志你在哪里住？”

顾客說：“我住在二七新村十八排。”

金凤說：“好！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买桶的事儿我安排！”

(白) “那好，同志，我先谢谢你！”

顾客轉身出门去。

金凤她想起华主席的指示情满怀，

(白)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示我們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用大庆大寨精神办好财贸，支援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生活服务。”我们应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

金凤她越想心越亮，

有一个办法想出来。

这时候门外传来一声喊：

(白) “哎！来货啦！”

金凤一听笑颜开，

趁午休她选了只水桶就往外走，

不多时来到了十八排。

金凤她正把顾客找，

(白) “金凤!”

忽然间从那边走来一个老太太，
年纪有六十四五岁，
满脸皱纹鬓发白。

(白) “金凤啊! 你这是……”

金凤说: “赵大娘，
我是给顾客来送水桶，
他说住在这十八排。”

(白) “送水桶?” “哎!”

“买桶人他是哪一个?”

“我忘了问他的姓名和门牌。”

“那——这个人长的什么样?”

你说出来，大娘我帮你猜一猜。”

“这个人年纪不过四十岁，

高高的个头红脸盘儿。

戴着一付近视镜，

看样子好象是刚从外地回家来。”

大娘一听哈哈笑，

“孩子啊，你赶快跟我进屋来，

你这买桶人就是我儿子赵文海，

用桶人就是我这老太太，

只因为文海他长期工作在外地，

买只桶好让孩子给我把水抬，

文海他为啥不自己把桶取?

麻烦你金凤太不该!”

金凤她把事情经过说一遍，

赵大娘忙拉住金凤不松开，

“孩子啊，你给俺送来的不是一只新水桶，你是把党的温暖送了来！今中午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快进屋泡茶这水刚开，咱娘俩一块吃顿家常饭，再尝一尝文海捎来的海螃蟹。”金凤說：“谢谢大娘的好心意，俺店里实在离不开，大娘啊，你以后家里再缺啥东西？告诉俺一声就送来。”金凤說完就要走，这时候赵文海正好回家来。他一见送来的新水桶，激动地心情难表白。

“同志啊，你们的服务工作真做到家啦！

感谢您亲自把水桶给送来！

我一定好好学习你的好精神，

早日把俺的科研项目拿下来。

我还要连夜编写一个演唱稿，

把您们的事迹唱出来。”

赵大娘忙說：“对，对，对！

你赶快编稿俺来排。”

金凤连忙开言道：

“俺做的这事很应该！

华主席领导咱重点轉移搞建设，

俺应该把人民的需要担起来，